

往事随想

人间烟火

云夕

娘说：“今年的过年才像个过年的样子，有烟火气。”是啊！人间烟火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它代表着一份人间大美的至爱真情。

三年了，娘的年，我们的年，从严格意义上讲，都是在遗憾中度过的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一切，也打乱了一切。三年，整整三个年，娘天天都站在村口，盼望她的孩子们回家。两个弟弟远在千里之外的江南，由于疫情的阻隔，三年都没回家过年了，娘太想他们了。我还好，隔三五差五地还可以回老家看看，但在娘看来，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在一起过年，才有个年样。像小时候那样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年夜饭，守着家中整夜的灯火不灭，在乡间当年视为“守岁”。

好多年了，娘都遵循着祖辈们一路所传下来的习俗，自从父亲英年早逝，奶奶也离开了我们后，娘一个人含泪扛起了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烟火日常。年前，我陪两个弟弟回老家，刚临近村口，小弟就看见了老屋之上袅袅升腾而起的炊烟，那是老家的烟囱，小弟说，看见炊烟看见家。家，在每一个异乡游子的心中，无疑都是个生动的名词。她，代表着温暖、明亮、安宁、踏实。大弟

正在开车，他目光炯炯，一直目视着前方。前方有什么？儿子问我，我乐呵呵地说道：“前方有个家。”

到底人间欢乐多。娘打小爱唱黄梅戏，过年的时候也不例外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一到除夕之夜，我们就求着娘唱给我们听。娘天生有着一副好嗓子，在我们儿时的心目中，娘的声音太好听了，简直是天籁之音。一年又一年，娘都唱给我们听，娘是要把人间唱遍啊！人间烟火，热气腾腾的生活，道不尽的乡愁，异乡的风雨，人家屋檐下，苦难与辉煌，以及歌声之外的大地与天空。

有人说，每个烟囱下，都安放着一个家。是的！烟火最为真实，尤其是在当年的乡间，哪家的烟囱冒烟了，那就意味着回家的人抑或离家的人，都会聚集一桌可口的饭菜之上，或开怀畅饮，或互诉衷肠。是离开的时候了么？我，不可得知。记得当年我上大学的那个秋天的清晨，奶奶一大早就起了床，为我点燃了灶台上的第一把火，接着烟囱开始冒烟，随风飘荡在老屋房顶之上，火，越烧越旺，滋滋作响的铁锅里，其时，奶奶正在为我的第一次远行，虔诚地做着米粑，因为路途遥远，她可不敢饿着她的孙儿。明亮的灶火前，奶奶一脸幸福而

又不舍的样子，令我多年之后都还记忆深刻与感动不已。烟与火，关爱与祈福、明亮与温暖、家与远方。在那一瞬间，交织出不同的情感呈现。人间烟火，人间烟火呀！你，可敬又可亲。

我们兄弟仨就那么静静地端坐在老屋屋檐下，听娘说着话，这在我们兄弟仨看来，是一份久违而又难得的岁月回望。冬日暖阳，远山巍巍，小河依旧，阡陌纵横。一切的模样都还在，已经改变了的抑或一直以来都未曾改变过的乡村图腾，在明亮的阳光下，灼灼耀耀。想起炊烟想起家。小弟又重拾话题。小弟话不多，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样子，喜欢默默地遥望门前的远山，他给娘的茶杯里又续了一次水，适时地抬起头来，静静地说：又见炊烟。

是啊！又见炊烟，烟火里的香味，家的味道。儿子正在忙着拍小视频，他要忠实地记录这一天，发生在老屋檐下每一个生动而真实的瞬间。娘老了，真的老了，在我看来，她已老态龙钟，一如门前的那棵高耸入云的梧桐树，颇具历史的沧桑感。娘望着我们，笑了笑。你们在外面都还好吗？好着呢，娘。我们兄弟仨异口同声地回答着娘。娘向正在拍摄的儿子招了手，让他为我们兄弟仨与她照

一张相，特别强调，要把老屋照下来，以及屋顶之上正在袅袅升起的炊烟。儿子爽快地答应着，并在第一时间选好了角度，瞬间按下了快门。妻对着我说道，“你是写文章的，给这张照片命个名吧！”我略略思考了一下，郑重地说道：人间烟火。

人间烟火，烟火人生。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异乡，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，每天，每时，每刻，我们无不都在与烟火打着交道。一日三餐，真实可触。烟火人生的日子里，我们一直以来走得异常踏实，因为，我们的心中始终都有一盏来自故乡的明灯在为我们一路照亮，那是娘殷切的目光，那是故乡温暖的阳光，那是老屋房顶之上定时升起的袅袅炊烟，那可是一个又一个一年又一年真实而又亲切的日子。父母在，不远的游，游必有方。炊烟告诉过我们的，我们也必将告诉炊烟，我们是谁，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

诗人海子说：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，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。活在这珍贵的人间，人间烟火，尤为珍贵。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传承，它代表着一种赓续，它代表着一份温暖，它代表着一份明亮，人类，因此而繁衍生息，又生生不息……



工地同心圆

王广滨 摄

岁月留痕

争吵

张忠报

当听说王太太对儿媳大发雷霆的时候，邻居们都有些诧异，因为王太太一直对儿媳赞赏有加。

王太太的儿子在外地打工，带着孙子的儿媳住在离我们这儿不远处的小区——据说那是她儿子新近刚买的一套房子。由于刚退休在家的王先生身体不太好，所以除了买菜做饭之外，王太太大多时间都在照顾王先生。

因为儿子平时不在家，所以在各方面王太太总是接济儿媳。这也是时下屡见不鲜的一种现象，很多才结婚生子的年轻人都依靠长辈的接济。不过同样是受惠于老人，有的人恭敬有加，有的人却认为理所当然，而王太太的儿媳正是前者，并且她的表现让王先生夫妻都十分感动，特别是王太太，逢人便称赞儿媳。

举个例子来说吧——有一次王太太这样对邻居们打着比方，每个礼拜儿媳都会带着孩子前来探望，这天早晨王太太总是多买些水果菜肴，每当儿媳走的时候，便让她捎回去些。

老夫妻俩知道刚买了新房的儿子儿媳的手头有些紧。一开始的时候儿媳只是象征性地拿上一点，临走时还要很客气地道谢。看到这样子，王太太便多了个心眼，有一次买排骨时便平均分做两份，装到两个方便袋里，儿媳带着孙子走的时候，便让她拿着一份回去。可令王太太感到意外的是，儿媳竟然把其中的一份拿出来用刀割开，然后只拿着四分之一离去。当王太太再次相让的时候，她说自己和孩子吃不了多少，要多给老人留些，特别是要给公公多补补身体。

有时家里来了客人，王太太便打电话让儿媳前来帮忙炒菜做饭，不过每次前来的时候，儿媳总是要买着菜肴前来；尽管每次打电话时王太太都可嘟说菜已经全买好了。

那天中午，家里又来了客人，接到电话的儿媳又一次买着大包小包的菜肴前来了。吃完饭送走客人之后，王太太拾掇着些礼物让儿媳带回去，儿媳执意不肯。推让之中，王太太不禁大声对儿媳发了脾气，说今后如果她再买着菜前来，就再不打电话劳驾她了。

原来如此！很多婆媳间的争吵都是因为不满对方的所作所为，而王太太发脾气的原因却出于对儿媳的关爱，她知道留守在家的儿媳生活的不容易。平时，在接送孙子上学的闲暇中，她还要挤出时间给一个工艺品公司做代加工，以此获得菲薄的薪酬来给孩子交生活费。

很多婆媳间发生争吵后只会加深矛盾，但是王太太发的脾气却让儿媳十分感动，从那以后，儿媳更加敬重王太太了。

凡尘一瞥

大雪纷纷

谷永建

铺满积雪的乡村小路上，两行脚印蜿蜒着，朝着医院的方向缓缓地延伸。

风裹着雪，雪挟着风。大勇抱着发高烧的儿子，顶着混沌迷蒙的飞雪，艰难地挪动着步伐。

“下这么大的雪，还要不要让人活了呀？”跟在大勇身后的媳妇，上下牙齿打起了架，颤抖的声音如他俩雪地上留下的脚印，歪斜着成不了行。

飞雪肆虐地在大勇的脸上扑打着，又倏地钻进了他的怀里。大勇哪还顾得这些，只是蹙着眉，苦着脸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孩子是他的心头肉，无论如何也要尽快把孩子送进医院。

说起来，大勇家今年可是喜上加喜。搬进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没多久，儿子就呱呱坠地了。望着活泼可爱的孩子，小两口高兴得不拢嘴，恨不得天天把宝贝儿子含在嘴里，捧在手里。今天早晨起床，他俩就感觉儿子不对劲，伸手一摸，孩子身上烫得像个小火炉。村里的医生来了一看，摇着头说：“孩子太小了，赶紧送县医院吧！”

“大雪封住了道路，汽车根本无法通行，这可咋去啊？”望着满天飞舞的雪花，大勇的媳妇泪水哗哗，围着屋子打起了转转。

“咱们走着去，说啥也要把孩子送到医院。”大勇一咬牙，抱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儿子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上了去医院的风雪路。

风雪太大了，没走多远，大勇的步履踉跄了起来。

“我抱一会孩子吧？”媳妇顶着风雪喊。

“我再坚持一阵。”大勇的语音刚落，身子突然一个趔趄，摇晃了几下，滑倒在雪地上。

“孩子——”媳妇扯着嗓子惊叫一声，扑了过来。雪花扑簌簌地落在她的眼脸上，随即融化成了闪烁的泪珠。

几天后，儿子“咯咯咯”的笑声又在崭新的大瓦房里荡漾起来。这天，大勇收拾了一番，抱着儿子，领着媳妇出了家门。左拐，右拐，径直走进了村西头一座低矮破旧的土屋。

“娘，以前都是儿子不懂事，辜负了您的养育之恩，现在儿子知道错了，您跟我回家吧。”

媳妇紧跟着也说道：“娘，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，以前都是我们的错啊。”

娘一愣，看看儿子，又望望儿媳，泪水顿时模糊了视线。大勇泪如滂沱，带着颤音大喊了一声“娘”，弯腰把娘背在了身上。

世间万象

培训防骗

王志远

张大爷已近古稀之年，虽然退了休，他自恃脑子够用，上到国家政策形势，下到投资理财、养生保健，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。

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难保不湿鞋。张大爷也不时被忽悠着买点理财或保健品啥的，也会上当受骗。这不，上个月接二连三就有几回，最多的一次被人骗了1000多块，把张大爷气得够呛。大妈还时不时当着外人提这档子事，令张大爷十分郁闷尴尬。

这天，张大爷神采飞扬地走进家门，手里还捧了本书，像是捡到宝的样子。“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”张大妈问。张大爷说：“老婆子，以后我再也不会上当了！你瞧，我现在用知识武装头脑，报名参加了防骗培训班，人家说培训后可提高我对骗术的感知和防范能力。”

说着，他把书捧着给大妈看。“你看看我们

隔了三年疫情，与友人再见，她一直拽着我的手说：你老了，都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小姑娘了。

时至今日，我俩认识整整十年。

十年的光阴，是四川与云南的距离，是少女与妇女的区别。

身后的经历堆垒起来都快把自己覆盖了，如果不是身边总有人提醒，我都忘了自己赶了多久的路，只知道铆足了劲儿地向前，好像只有这样，才能在父母老去之前给予安静，在孩子成年之前不曾亏欠。

终此一生，总有一些功课是为别人付出，这是生来先享受父母付出的必经之路。

生命是一场轮回，不过是每个人的回声不同罢了。

但凡时间以“年”算，都能叠出想象不到的结果。

十年前两个尚且懵懂天真的姑娘，对生活、对爱情还满腔热忱，如今坐在一起，无比冷静地聊着工作与生活。

我们分明还是从前的我们，却好像哪都都不一样了。露珠里的梦想蒸发后，春风一年一年吹得繁花渐欲迷人眼，少女的心事早已吹不见。

有时候觉得成长真的是个伪命题，明明成长是为了活得更好，偏偏除了物质的丰盛，心上一片荒芜。脸上有没有留下斑点与皱纹又有什么区别呢，即便面若芳草，心如死灰，不再复燃。

学的教材《骗术大全实景展示与应对》，多实用！这个培训将各种常见骗术在课堂上实景展现，然后将应对策略传授给我们，这不就跟咱孙子培训班用的数理化习题集一样吗？“既有题目还有解题过程”，多刷几遍，啥骗术咋套路的，我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了。谁还能骗得住咱？”

张大爷说得眉飞色舞，大妈却听得半信半疑。等张大爷说完，大妈沉默了半晌，忽然记起了什么，问道：“这么好的培训，不用缴学费？”“当然要缴，每人2500元，这个培训绝对值这个价！我们班上一共不到十个人，是小班教学，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台，扮演骗子和被骗子，这样教学互动印象深刻，效果好。反正我以后是不会再上当，也不想再听你的冷嘲热讽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张大爷自己却也陷入了沉默……

凡人心迹

孤独的旅人

止 昔

那样的年龄求而不得的人和事，到了这个年龄，也都不稀罕了。就像是小时候明知道糖吃多了要蛀牙，就是控制不住。如今身边没有人管控，也实现了糖果自由，却再也不想喝那一口甜蜜。

二月的天气，已经有了一点春天的气息。

客棧里的玛格丽特繁盛地开满枝头，高原的阳光晃晃的从上午晒到黄昏。每一天的云彩都是不一样的斑斓，有时候璀璨像梦想，有时候妖妖娆像蛊惑，更多的时候它云卷云舒，看起来自由散漫，其实是在拼命地往前赶路，像极了我自己。

从十六岁夏天，蝉鸣不再那么声嘶力竭的时候，我就在收拾行囊准备远行，一直走了二十年呐，当年父亲留在墙根的酒，如今都挥发得只剩下小半坛，即便它密封得与世隔绝，时间依然偷走了它的存量，封给了它醇厚的香。

我很想尝一口二十年光阴是什么味道，又怕醉过头，从此沉醉不知归路，而我不清楚前方还要赶多久的路。我连醉一场都没有资格呐。

想起少年时候的爱情，连签名都可以改

心香一瓣

在老家盖一座房子

乔凯凯

从我提出在老家盖一座房子，到说服父母同意，再到筹划、修建、装修，直至全家人搬进新房子，前后一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。盖房子的钱并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花的最值得的一笔钱。盖房子时，父母忙前忙后地张罗，老家的很多亲戚朋友也都在热情地帮忙。搬进敞亮的新家，全家人都很开心，有一种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的感觉，而且开心持续的时间很长，热热闹闹，大大方方，是可以昭告天下的喜悦。

小时候，我家人口多，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有家里的几亩薄田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在父母的精打细算之下，才勉强撑得下去。在长期与贫困交手的过程中，父母将勤俭节约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，他们宁愿自己多吃点苦、受点累，也不愿意多花一分钱。他们觉得钱要花在要紧的地方，但问题是，在他们眼里，根本没有必须为之花钱的事情。

为了增加收入，父亲开垦荒地，种植了一些生姜，收获之后，拿到城里去卖。乡里人不缺这种东西，只有到城里才有销路，也能卖得上价钱。从家到城里有几十公里的距离，其中还有十几公里的山路。父母每次去城里卖生姜，从来不肯坐车，“走几步路的事情，没必要花钱”。所以，每次父母都在天还未亮时就出发，直到星星布满夜空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。整整一天，他们连一口饭都没有吃，“咱家里有饭，买外面的饭干啥”……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完全无法理解这种想法，但当时却是父母笃信的真理。

我一直记得一件事，大概是我五六岁的时候，父母带我们姊妹几个去动物园玩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破天荒的一次。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由来，父母带我们去城里探亲，亲戚给了两张动物园的

生活感悟

一人食

青衫

进入一家餐馆，挑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，点了一碗面，除了和服务员说了两句话以外，吃面全程没人交流，默默地吃。一个人在外吃饭，略显孤单，但是也有它的妙处，比如无人交流的情况下，更加专注于眼前的食物，细嚼慢咽，细品味道。在咀嚼的间隙，抬头看到对面墙上的介绍，关于这家牛肉面的历史发展、创始人的介绍，竟然饶有兴趣，一字不漏地看完了。

邻座是一位大叔，一碗面、一碟小菜，吃面的声音大得很，让我想起了已逝的父亲。父亲爱极了面条，也总是这样大声吸溜。我曾经和父亲说过：“等您六十大寿的时候，我给您包六十多个饺子，做一碗长长的寿面。”而现实却是残酷的，父亲去世时，离六十六岁只差一个月，那碗长寿面自然是没有吃到。

我很喜欢一个人吃饭的时光，点自己喜欢的饭食，不用考虑他人的口味，不用怕冷场不停地找话题，不用为了礼貌等他人轮流发言而看着美味佳肴一点点地变凉。

每天的午餐，基本都是和同事一起去单位餐厅，几个人在一张桌子上用餐，有说有笑挺热闹的。我也乐享这种时光，聊聊最近发生的事，吐槽下生活中的不如意，最重要的原因是内心隐隐约约有点怕落单的感觉。如果落单，那意味着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不太好，这样一个人吃饭就自然被贴上了孤独寂寞的标签，就像那首流行歌曲——《孤

门票，并且告诉我们，身高不超过1.2米的孩子免费。父母原本计划哥哥姐姐各用一张，我可以免费，这样我们兄妹三人进去玩，父母在外面等我们。

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到了动物园门口，父母赫然发现我的身高已经超过了免费的标准，犹豫半天之后，母亲把我拉到一旁，小声让我检票的时候双腿稍微弯曲一点。贫穷会让一个人变得狡黠、爱算计，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实。不知道是害怕，还是隐约觉得这样做不体面，我没有按照母亲交待的去做，售票员最终让父母给我补了票。父母为此说了我几句，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当时的眼神，失望、生气，还有不满，但我不知道仅仅是因为我的不听话，还是也有窘迫的原因。

后来，我们兄妹三人陆续参加工作，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开始慢慢改善。不过贫穷时养成的消费思维在我们家并没有得到改变，父母依然不舍得多花一分钱，哪怕我们每个月都会按时给他们一笔钱，足以让生活过得很滋润。其实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有意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，和钱比起来，开心和舒服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和哥哥姐姐逐渐调整了过来，劳碌了一辈子的父母却一时难以改变。我们给父母买的衣服、营养品、家电等等，父母都不肯要，每次都在我们的劝说下才勉强收下，照例还要责怪我们一番。直到一次和父母聊天，我问父母觉得做什么事情不算乱花钱？父母想了一会儿说：盖房子吧，盖房子可是一件大事。

就这样，我决定在老家给父母盖一座房子。这笔钱，父母花得最安心，也最开心。改变父母的消费思维是一项长期的工程，目前能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得到认可，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。

独的人是可耻的》。

那天我和妹妹去吃火锅，发现斜对面一位女士正独自就餐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火锅是热闹的，三五知己一起吃才有情趣，所以此情此景，她在我眼里显得特别突兀。我悄声问妹妹：“你猜猜看，她为什么一个人吃火锅？”妹妹头都没抬，说：“有什么奇怪的，也许没找到人陪，也许路过忽然就想吃了，也许她有洁癖，不想和别人吃一个火锅。”妹妹几句话，把我心里猜忌的“孤独、落寞、失意”打击得体无完肤，是啊，不就是一个人吃火锅吗！独自烫一棵青菜，慢慢打捞一颗鱼丸，夹起一片垂涎欲滴的肉……独自享受热气腾腾的朦胧时刻，在周遭的热闹里，这样的孤高清冷为普通的餐食也不平添了几分迷人的滤镜。

如今的人们，越来越注重自我感受，有的人“社恐”很严重，所以“一人食”餐厅应运而生。狭小温馨的空间，橘黄的灯光温柔笼罩，两块隔板围起了一个人的小世界。点一份餐，平静地吃完，一个人的堂食，算不算外卖的升级版？

在一人食餐厅的隔板里大快朵颐时，思考一下近期的目标与规划，遇到不开心的时候，慢慢吃饭也是消化不良情绪的过程，兴许还会有灵感闪现，扫掉工作中的不快，这不正好印证了歌德说过的：“人可以在社会中学习，然而，灵感却只有在孤独的时候，才会涌现出来。”

我只要生活在这里，身边没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都不影响我岁月静好下去。

难得接待了一次家乡的游人，在娘家的老屋，我们相隔了一百米的距离，而实际上，我们隔了几十年的光阴，时间的褶皱里，都是熟悉又陌生的气息。她说的每一个人，记忆里都是相识的，聊起来却又恍若隔世。

醒时走过的千里万里，梦里都得再演练一遍。

这一出现实版的如梦令，到底没有开出满庭芳，哪怕从根源里来，年少的大浪淘沙如今也仅剩杨柳岸晓风残月。

还不如，不要遇见。戏文里的牡丹开了或者谢了，肥了还是瘦了，落幕以后都不甚重要。

重要的是，眼下又是二月，无论去年是什么光景，今年的山茶马上就要万朵齐开，今年的牡丹，又将重新绽放。

不为过去停留的人，你才有资格远行。

我并非不近人情，我只是近乡情性。那些寄存多年的悲欢，我还没有做好打开的准备，所以我一直在路上，从未想回过。乡音在接待中辗转又徘徊，我在少年与中年峰回路转。四季的风依次吹来从小到大，留下了一些远亲、近邻、老友以及发黄暗淡的皮肤、斑点、皱纹。

我终于知道这世上，果真有走不到与回不去的地方，分别叫做梦想与故乡。

而我，只是孤独的旅人。

为：偷你一根肋骨酿酒，从此醉得有血有肉。

而如今，车轮碾起的灰尘覆盖了少年走过的路，它们都一起消散在风中。而我也并没有多么的舍不得，只是偶尔想起，在该轰轰烈烈大醉一场的时候，没有鼓足勇气，那些错过的宿醉与错过的故事一样，一旦错过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眼角一根皱纹因此而生，终生不灭。

后来，我定居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原，这里没有盛夏酷暑，亦没有蝉鸣嘶吼，甚至连蚊虫都少之又少。相反，这里有层峦叠嶂的山水，有终年不化的积雪，积雪之下是千年的冰川，转弯的地方是漏夜里的暗冰。

我的文字里时常开满杜鹃花、蔷薇花、紫藤花、报春花，我走过的青石板都磨出了花的纹路，没写出来的句子都是沉静的心。

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水，右手握笔，左手执杯，写下来的山有挥毫泼墨的壮阔，喝下去的水，有陈年普洱的韵味。擦肩而过的游客，眉目在相逢一笑里淡去。

我从不后悔定居于此，它虽然不养我这张脸，可是它滋养着我的魂。